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十六回 薦生意伍太守分肥 遭騙局張佐君叫苦

且說伍太守向在直隸候補，雖然不十分紅，卻也不是黑路裡的人；道府班中，也算有數人物。前幾天聞得上頭要辦一票軍裝，為數頗大，便設法營謀這個差使，上頭也答應了，不知怎樣被別人走了小路，把這件事捺住，其勢就要改委別人了，因此心中大怒，正是一塊到手的肥肉，憑空被人奪去，如何不怒？因想出一個兩敗俱傷的法子，弄一個大家拉倒。所以才請那孫少大人與張佐君當了面，偏要對了孫少大人再四的提及佐君是個軍裝買辦。孫少大人隨任在衙門裡，雖然各樣公事輪不到他多管，然而出了一個差事，總有人去鑽謀。凡鑽謀的人是無孔不鑽的，就如這回出了買軍裝的事，不定有人走到他的門路，他也不免有點曉得，所以伍太守故意提出一聲軍裝買辦來，就惹起他何必委人到上海去買的話。伍太守引出他這句話來，便道：「何況佐君兄，他從前在上海極著名的軍裝洋行當過多年買辦；人又老實可靠，以後如果出了生意，求孫少大人照應了他。」張佐君接著道：「能得孫少大人栽培，自然要格外報效。」孫少大人道：「這個商量起來看罷。我是無所為的，只要老頭子肯答應，我叫你當面去見。」佐君道：「老帥那裡，倒是和洋東一起稟見過的，真是一位福人。」孫少爺道：「為甚麼事見的？」佐君道：「也就是為拉攏生意起見。」孫少爺道：「我們老頭子真是老糊塗了！既然見過面，提過這事情，怎麼會就忘了？」佐君道：「老人家公事忙，那裡記得許多小事！」當下三個人談談說說，一面吃酒。伍太守一邊是在孫少爺的馬後盡拍，一邊是代張佐君的牛下盡吹。又談了許多定購軍裝的筋絡，委員舞弊的神通。孫少大人一一聽入耳內，記在心頭。席散之後，回到衙門，徑歸上房。聽說制軍還在內書房裡，就踱進去請晚安。制軍正在那裡吃杏仁茶，看見孫子進來請安，便道：「你吃過點心沒有？叫他們替你拿一碗杏仁茶來，就在我這裡吃了去。」孫少大人道：「孫兒才吃了東西，這會不餓。」制軍道：「那麼你坐一坐去。」孫少大人就在一旁坐下。制軍道：「你這幾天都在那裡？方才晚飯時候，我吃的一碗口蘑湯很好，我只吃了兩片口磨，喝了一口湯，餘下的叫人給你送去，說你沒在家吃飯。」

孫少大人道：「今天是一個朋友約到外頭上館子去的，倒代爺爺打聽了一件事情出來。」制軍道：「又打聽了甚麼？」孫少大人道：「原來這裡早開了一家軍裝洋行；咱們往後辦軍裝，可以不必到上海去了。」制軍道：「只怕還是上海的靠得住。」

孫少大人道：「左右他那槍炮都是從外國運來的，天津、上海所開的洋行，一樣的代外國的廠家經手罷了，有甚麼分別？」

制軍想了一想，點頭道：「也罷，明兒交代他們就近在這裡辦了，不必到上海去罷。倒是省了一筆盤費。」孫少爺道：

「只怕委員得了札子，早動身去了。」制軍道：「這兩天我事忙，札子還沒下去。」孫少大人道：「採辦軍裝是一個著名的好差使，他們不知要分到多少回傭？現成的洋人孩尼低在海大道開著加士梯洋行，買辦張輔還是個分省補用知府，前回還來見過爺爺的。明日叫人傳了他那買辦來，爺爺當面和他定了，豈不爽快？委員們多要他們回傭，左右是開在價錢裡面；爺爺自己買定，不要這筆回傭，價錢自然便宜許多。」制軍笑道：「當面買也好，不過要磋磨價錢，訂立合同，要費多少話，我那裡有這些精神？這麼罷，那札子我也不下了，這件事就是你去辦了罷。你也去多少拿他們兒個回傭，好去花銷，省得常常向我覲瑣。你去睡罷，那篇帳我明日給你。」孫少大人不勝之喜，別過祖父，自去安歇。

一宿無話。次日方才起來，門房家人便傳進來一個手版，舉目一看，正是張佐君。暗想：我此時看他，沒甚話說；況且那篇帳也不曾拿著，見他做甚麼？便搖了一搖頭。那家人會意，便出來擋駕。張佐君見不著孫少大人，便回轎到善後局去拜伍太守。偏偏伍太守在公館裡，不曾到局，只得自回行裡去。又過了兩天，伍太守打發人拿了片子來請，佐君即刻便坐車到善後局去相見。寒暄已畢，伍太守道：「此刻生意便有一票，只是上頭的意思是要派委員到上海去辦。孫少大人答應了，可以設法留在本地辦，但是裡頭恐怕要打點打點，閣下的意思怎樣？」

商最起來，我們做這一票交易。」佐君道：「不知有多少數目？又是怎樣打點法？還要請教。」伍太守道：「生意大約有二十多萬。至於打點之法，原無一定，只請閣下想法便了。」

佐君道：「事前打點，兄弟沒有這個力量；至於事成之後，前路要多少好處，無非都開在價錢上面，這是有老例的。」伍太守道：「這是上頭的話。這兩個經手人呢？」佐君想了一想道：

「那就提一個九五回傭出來，交給太尊去開發便了。」伍太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就好商量。」佐君道：「兄弟本打算請孫少大人，但是初次相見，不好冒昧。請太尊代為轉致一聲如何？」伍太守道：「這倒不必，孫少大人不輕易赴席的。我這邊說妥了，再請過來商量罷。」佐君只得罷休。

又談了一會，便別了回去，對俞梅史說知。梅史道：「二十來萬雖是小生意，然而混了兩三個月下來，才算撈著一點，從此開開了頭，以後便是熟手了。」佐君道：「伍太守那邊要了一個九五，我們本行不知如何？也得先要對洋東說明白了。」

梅史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們只要問洋東要了實價，由得我們加入傭錢，然後再由前路去加好處。洋東是都不管的，我們要開多少是多少。」佐君聽了，自然歡喜。

又過了兩天，伍太守打發人來請佐君，說是請到公館裡去。

佐君連忙坐車前去，只見孫少大人已經先在那裡了。相見之後，由伍太守交給佐君一篇帳，開的甚麼單響毛瑟槍多少，五響毛瑟槍多少，又是甚麼吉林炮、過山炮。佐君接了過來，看了一遍，彼此復伸前議。說妥了，佐君便先告辭回去，把這篇帳交給梅史，梅史自拿去交給孩尼低。等孩尼低逐款開出帳來，合算一算，不多不少，恰好是十六萬。梅史對佐君道：「我們加四萬上去，除了伍太守的九五一萬，我們落個三萬，你用二萬，我用一萬，如何？」佐君道：「未免加的大多罷？」梅史道：

「你放心，我這個加得極平情的。那個傷天害理的加起來，你還沒看見呢！」佐君只得聽他。加好了，佐君便拿去交給伍太守。說明九五回傭，只能照這二十萬的價算，若是前路加多少，那是不能算回傭的。伍太守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你聽信罷。」

過一天，把帳單送得去，佐君一看，誰知他們一加就是十萬；十六萬的原帳，登時就變了三十萬了。梅史道：「如何？這才是有天沒日呢！」於是把帳單拿給孩尼低看，孩尼低也沒甚話說，照樣另寫了一張，又寫了一張草合同，一並交給梅史；梅史交給佐君，佐君送給伍太守，伍太守交給孫少大人，孫少大人拿回衙門去交給制軍，揚揚得意的說道：「爺爺，不是孫兒誇口，昨天孫兒在善後局查見一筆老帳，照這篇帳一樣的，買了三十七萬多呢！孫兒這回不是替國家省下七萬多銀子了？」

制軍歡喜道：「這是你的能乾，我慢慢的再賞你。」於是叫傳翻譯委員。委員來了，制軍叫看那合同帳單，委員看了一遍道：「寫的都对。但是向來買洋貨，所開價錢總是金磅，或是馬克，或是佛郎。怎麼這篇帳卻開的是兩數，又不注明是什麼秤呢？」孫少大人在旁呆了一呆道：「這個倒沒弄清楚，待我去問明白了來。」於是拿了出來，到善後局問伍太守，伍太守也莫名其妙，叫人請了佐君來問；佐君也不懂，只得回去問梅史。梅史見問，忙道：「只怕弄錯了，我同你去問洋東來。」

兩個人一齊去見孩尼低。梅史用洋話和他對答了許久，回頭對佐君道：「照例要開金磅的。因為開了金磅，我們中國也不過伸銀子給價，金磅時價漲落不定，每每中國人吃虧，洋東初次到天津來開行，為招徠生意起見，格外將就，所以預先伸了銀數。至於甚麼秤的話，向來洋人只知道中國的關秤，其餘都不知道，所以沒有注上。他們既然問到，就和他注上罷。」說話時，孩尼低已在合同帳單上部添注了兩個洋字。佐君便去回復伍太守；伍太守回復了孫少大人，孫少大人回了乃祖。又傳了翻譯委員來看過，說明原委，那委員自然不好再說甚麼了。制軍在合同上畫了個『行』，孫少大人拿出來交給伍太守，伍太守這回卻親自到加士梯洋行，和梅史佐君當面見過孩尼低，請他簽了字，自己也簽了中人字；然後梅史、佐君都畫了押。孩尼低便說明日再送正式合同過去，伍太守點頭應允。

到了明日，佐君拿了正式合同去見伍太守，伍太守親自送給孫少大人。到了下午，孫少大人和伍太守兩個親自送銀子到加士梯行裡。原來向外洋定買貨物，照例訂定合同之日，先交全價三分之一；等外國貨物上船之日，電報來了，再交三分之一，交貨之日，找足全價。這是官場向洋行裡定軍裝千篇一律的辦法，所以孫少大人這天領了十萬兩的票子，自己先到票號裡扣下三萬三千兩，伍太守又扣下三千三百兩，換了六萬三千七百兩票子，親去交定。好在彼此都是狼狽為奸的，雖彰明較著，亦不妨事。當下佐君自然招呼應酬。他從前本是官場，自然一切都從容不迫。只有俞梅史一向不曾見過大人物，只忙得他屎屁直流，叫泡條、泡好茶，遞呂宋煙，開洋酒，擺點心，如同辦大差一般，卻義毫無秩序。孫少大人交出票子，叫寫十萬兩收條，佐君接了，交給梅史；梅史拿了進去，一會兒拿了收條出來，雙手躬身遞給孫少大人。孫少大人略坐一會，便起身要去。梅史又拉死拉活的要請吃了晚飯去，佐君在後面暗暗拉了他一把，方才罷了。

卻說張佐君自從做成一票生意之後，心中十分得意，以為再來這麼一票，便可以還李閒士那筆款了。所以又在侯家後應酬了兩天官場，酒落歡腸，最易動興，便在南班子裡留戀了兩三天。這一天回到行裡，要向梅史分那三分之一的回傭，誰知梅史不在行裡。問帳房先生時，那帳房先生道：「前天下午出去了，便沒有回來過。」佐君聽說，暗想：「到那裡去了？」